

## 曝光 〔首獎〕

蔡宗佑

愛情太短，而遺忘太長。——聶魯達〈今夜我可以寫〉。

翻看著一張張出遊的拍立得照片，最先回想起來的是氣味，清晨薄霧浸潤的草木，洗淨且上漿過的床單，沿海公路略雜著澀的水鹹，還有你乾燥的皮膚，在陽光下逸散出來，棉花一樣軟的味道。

這種照片的畫素不高，視角也不大，一不小心，昂貴的底片換來一堆曝光的空白，但即拍即得，失去了可以揀選相片的功能，無意間攝入的小瑕疵或剝那間片段的光景，反更耐人尋味，更耐嚼，更適合在腦海中以各種方式大量沖洗。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們照過一卷又一卷，好的壞的都留著，照片下方的留白你總是非得留下日期和文字，那時候我說：有照片就足夠了。而現在，細讀後才發現，文字給的回憶，遠比畫素逼真。

你還在的時候，我們未曾檢視過這些照片，寧可相信彼此口述的回憶，在對方刻意或無心的偏頗時，拌嘴似的反駁修正成最接近真實的情節，照片僅僅是當下片段的留念，無須用以佐證那些我們確實經歷過的風景，只是幸福往往令人鬆懈，以致之後對於所有的變化才會那麼措手不及。

他們說時間會沖淡一切，我也曾經天真的以為，只要把記憶擱置，任憑時間風化蠶食，發生過的一切，就會像是壓在回收箱底的舊報紙，墨字緩緩暈散，細節支離破碎，漸漸文意難以分辨，到最後，連大致的輪廓都模糊，髒黑一片，往事自此無法打撈。

然而我卻始終記得那些下雨的日子，我們肩倚肩，在陽台上同抽一支菸，菸單抽的味道略澀，帶點焦苦，但有雨的時候，把一些水氣也吸入，菸味便帶著清淺的沉味，足以讓人聯想某些鬱鬱的美好。從你手上接過菸，濾嘴上殘留著彼此唇經過的濕潤，我總是感到一種扎實的緊密。你說抽菸有時候要的只是那種姿態，我時常出神於你擎菸時的側臉，線條神祕，彷彿你已跋涉到了一個遙遠的國度，那裡有四月黃昏的氣味，當時我並不曉得，你那長久如雕像，甚至菸燃盡都要燒燙手指也沒感覺的靜止與沉默，原來是病症的一種。

你離開之後，我依然待在我們共同賃居的老公寓裡，白天生活行禮如儀，回家後則任由自己潮霉，許多個安靜的夜晚，我試圖從我們的最初開始，沿著時間的經緯，反覆溫習到最後，然而相愛相處的過程有太多的枝節，當湧上的片段太多，我卻無法確定其中的先後順序，焦慮會把夜晚拓的很長，我深怕只要我遺漏了一丁點，時間便有機可乘，那些珍貴的記憶將逐

漸淡去，從細節開始，直到我一無所有。

身邊的朋友總建議我搬離現居的地方，甚至拿著某篇九一一事件的延伸報導要我效法，大意是說某位罹難者的太太，難以接受丈夫過世的事實，始終無法將先生停於世貿大樓附近的座車開回家，只要坐進車內，便淚流不止，顫抖得發不動車子，四年之後，才終於成功的將先生的車開回家。對我而言，那是一篇哀傷的不能止息的新聞，當時我勉強擠出微笑，告訴朋友會好好考慮，心裡卻浮現種種複雜的情緒，理解與難過之餘還帶著一些些竊喜：那婦人四年才熬過去，我沒那麼久，還有藉口執拗的質居下去。

憑藉著即將消逝的天光，我在客廳整理那一大落拍立得，每疊相同日期照片的前兩張，是我們認為的當日佳作，當時的我們總為了到底是哪兩張入選而爭執，各持己見，毫不妥協，固執的像在捍衛信仰，卻又幼稚的如同搶奪玩具，但有那麼幾次我們意見一致，選中的照片或許不清晰完美，甚至還因為晃動而略為模糊，可是捕捉到的，你的，我的，我們的姿態或光景，卻讓我們同時感覺到了一種細緻的溫柔，那些照片現在看起來依舊韻緻美好，一入眼，過往歷歷如昨。

我最愛的一張，是我們坐上小支線往平溪，那時候，火車速度緩慢，乘客稀少，你將一隻腿盤上座位，頭倚著窗瞌睡著，午後的陽光漂了你一頭淺棕色的髮，在你半邊的臉上打上一層薄薄的光，我看著大我六歲的你，在這個時間過得十分遲緩的春日裡，閃耀著岩井俊二式的

青春美好。

當初你在相片留白寫下的日期和字句，有一些已經淺淺的褪去，唯獨一張，清晰的彷彿才剛剛寫上去，照片裡，我們兩個背著海也背著光，幾乎看不出表情，在藍得發疼的天空和海洋前面，像一雙影子，那是我們第一次出遊的照片，上頭寫著日期和你我的名字，底下細細的加註了一個英文單字：Endless。我愣了愣，那其實像一個失準的預言，我們曾經很幸福，只是它並未無止無盡。

有時候我難免會想，如果當時我沉住氣，在你失蹤三天未歸，警察終於通知我找到你的時候，平靜的帶你回家，而非對你完全想不起來三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感到巨大的恐慌，和警察一搭一唱的逼著你到醫院檢查到底是什麼情形，或許，或許我就還能擁有你更久一些，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，不過也就是你遭受攻擊而造成短暫失憶，當醫生說懷疑你有解離症，需要再進一步確認時，我鬆了口氣，以為微不足道。

後來你惡化得很快，對著鏡子卻認不出自己，時常陷入茫然，與你閒聊，即便你對答如流，卻很快便忘記內容。你像是傾倒的水瓶，流逝的既急又快，陪你覆診時，醫生向我解釋，他說解離症盛行率極低，症狀種類繁多，每個病人的起因個個不同，通常與心理創傷有關，最棘手的部分在於必須從病人的過往回溯，像在沙灘上淘金似的，從無數細節中找出誘發病症的事件，臨床上通常會搭配催眠的方式，讓病人仔細回想過去的所有片段，並反覆沖洗那些片段

中，被病人有意掩蓋或美化的部分，逐步還原事實真相，接著一步一步，緩慢且不使病人感到受威脅的治療，需要長久的時間與親屬的體諒。

你從未與我分享過任何關於你的創傷，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你不過如同大多數人，偶有顛簸但仍平安健康的成長過來，看著渙散的你，我試圖找出你曾經歷過的，憂傷且不可探求的神祕過往，到頭來卻發現徒勞一場。看著你低畫素，照起來幾乎無瑕疵的拍立得照片，或許我還能細數出你臉上毛細孔的位置及數量，但對於你刻意隱藏的，那些幽微隱密的種種，我只能在自己的猜測裡來回擺盪，你清醒的時候，即使我向你探問，你的故事卻彷彿歷經了無數場星系浩劫，顯得失魂落魄且遙遠。

越是往下翻到舊的照片，越是能體會其實沒有什麼能夠永遠保存，某些照片化學藥水滲出，下方的照片連帶遭殃，即使拿出酒精擦拭，仍無法擦去淡淡暈染的痕跡，拍立得，雖然即拍即得，但失去一般相機底片或數位相機記憶卡的留存，照片一旦毀損，便不再有重新沖印、複製的可能，如同人生，帶著不同的記憶一起蒼老。

基礎的心理治療讓你的病情時好時壞，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，當醫生希望我能簽催眠治療的協議書，我怔忡的說我並沒有那個權利，即使我們相愛、共同生活，法律之前，仍然是陌生人，我通知了你的親人，法律上能夠替你簽署各種文件，卻在得知你的性向之後對你不理不睬，斷絕往來的親人，當你母親在醫院看到我的時候，投射過來的責怪眼神，幾乎要

將我劃成兩半，她告訴醫生你並不需要治療，只要讓你回家休養，問題就能解決。

然而問題沒有解決，你回家後的兩個星期，就自殺了。

得知消息的當下，我全身麻木，無法言語，但腦中卻異常清楚的回想起你回家之前，最後一次在公寓收拾的場景，那時的暮色是整片暈染開來的，悽惶的橙紫，你母親的車停在樓下，我們就著那樣微薄的光線，靜靜的整理你的物品。

「我大部分還是知道自己是誰，也記得你是誰。」你突然打破沉默。

「那你要趕快好起來。」我緊緊咬住嘴唇，試著止住聲音裡的顫抖「你的拍立得相機要帶回去嗎？」

你將相機從我手中接過去，在天色深沉的遲暮裡盯著我，目光燒灼，似乎就要將我燙傷，那是個魔幻時刻，或者說我寧可相信那是個魔幻時刻，你突然說：「他希望你留著相機，但他想帶走一張照片。」即使知道這可能僅是解離症使你突然間喪失自我感，或是多重人格違常，一瞬間我仍毛骨悚然，我佯裝平靜的點點頭，你選走了一張我們的合照，時間在照片的左上方留下了可疑的黃斑和色塊，照片裡陽光刺眼，站在右手邊的你失焦過曝，看起來像是將在陽光裡漸漸隱去，我小心翼翼的問：「真的要這張嗎？」你點點頭，將照片收進你的衣袋，當時天光已完全褪去，我看著你像看著一張影子，聽見你母親不耐煩的按了幾聲喇叭之後，你很快地下樓去了，一聲再見也沒說，看你上車之後，我一個人坐在陽台上哭的激烈卻無聲。

窗外的天色此時都沉了下來，我輕輕的將照片放進盒子，走到陽台上點起一根菸，看著客廳裡那些裝箱堆疊的行李，在黑暗中矗立，看似沉默卻又欲言又止，空氣中混合著樓下乾洗店的氣味和若有似無的花香，我感覺的到自己心跳的頻率，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緒，隨著香菸的煙霧一同升起，旋又飄散。

還記得你頭七那天，我在房門口灑了一層沙，期望隔天早晨能看見你回來的腳印子，出於某種異常肯定的心情，那個晚上我睡得特別安穩，翌日，當我興沖沖的拉開門時，隨之帶起的風卻將沙子輕揚成了一陣薄霧，當下錯愕與懊悔將我緊緊包圍，我不可置信的坐在門邊嚎啕大哭，感覺錯過最後一次見面，感覺永別。

我確曾像是某些迷信的狂熱者，聽信各種偏方，嘗試各種怪力亂神的方式，癡癡等著你的鬼魂，那段時間，活著就像漂浮，白天工作後接續了太多夜裡才能進行，耗時又耗體力的神祕儀式，明明極累卻又不敢闔眼，傳言人在體弱時容易目睹超自然現象，於是我也就由著自己那樣身心俱疲且神經衰弱的生活下去，深怕神蹟轉眼即逝。

然而不論哪一種方式，我都不曾再見過你，現實生活中沒有，即使我在夜裡總是仔細豎耳傾聽，希望能聽見一些細語，一聲嘆息或是你輕輕走過的聲音；你也不曾出現在我的夢裡，即使我睡得很淺，總是醒在一段又一段的碎裂夢境之間。你，連同幻像一起具體的消失了，我也只能猜測或許領著你走向死亡的並不是你，真正的那個你在你自己裡迷失，不曾復返。

手上的菸抽沒兩口，卻已焚盡。搬家公司的貨車從巷口駛來，我於是走下樓，將大門打開，告訴工人哪些箱子裝的是電器，哪些是衣物，哪些是易碎品，訓練有素的他們手腳俐落，很快的便將全部的家當分門別類的安放於貨車上，再次確認新家地址和待會兒會合的時間之後，他們便先行離去。

我慢慢走上樓，拿起放拍立得照片的盒子，那是最後一件行李，我環顧這間已經收拾的空蕩蕩的老公寓，聽房東說新的房客很快便會入住，我們一同生活的氣味應該也會隨著時間漸漸消散，不曉得老房子是否會記憶每個房客居住時的點點滴滴，又或是會隨著房客遷居而清空的一乾二淨。

我遵照房東的指示，將每一扇窗戶都打開，鎖上門，捧著盒子下樓，在開車離去之前，忍不住停下腳步，回頭凝視公寓，也許是路燈和其他樓層逸散出來的燈光，在公寓的陽台上交織，我看見一個隱隱約約的人影，倚著欄杆，輕緩的向我揮了揮手。

許多年後，我會一直記得這個曲折的城市，如此瑣碎，那麼溫柔。

註 解離症：指的是在記憶、自我意識或認知的功能上的崩解。起因通常是極大的壓力或極深的創傷。一般來說，解離症的發生率也較其他疾病來的低，國外的流行病學率約〇·〇一%。解離症的症狀包括：自我認同混亂 (identity confusion)、自我認同改變 (identity alteration)、失實症 (derealization)、失自我感 (depersonalization)、自己看自己就像在看一個「他人」一樣，即我不再是我、失憶 (amnesia) 等等。

哀傷而動人

陳列

從翻看我們一張張出遊的相片起筆，以捧著存放相片的盒子下樓離開我們一起生活過的公寓收束，結構精緻。這當中，敘述位置幾乎不曾移動，敘述者只藉著睹物（翻閱相片）而一再追憶和設想，思念反覆，或敘事或描繪或說明，其中的裁剪組合和轉接，悠悠然游移和流動，有氣味有聲音有色彩，有細節有圖像，一起不斷地自然變化著呼應那魂牽夢縈的起伏心緒，那曾經有過而難以遺忘的一段愛情的美好、短暫和永遠消逝。作者心思細緻，感受敏銳，行文語氣平靜，筆觸輕淺，情感內斂而溫柔，整個的迴盪著透露出濃烈而真摯的情懷，以及極為深沉的哀傷，讀來十分動人。



蔡宗佑

得獎感言

人生很長，世間的起落與風景都是流動的，並非所有人都有那麼多的幸運，能與相愛的人漸老，感謝無常，感謝我的情人和每個經過的人。

簡介

一九九〇年盛夏生，人畜無害，得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等。